

黎明前的较量

张弑军 著

长篇纪实小说





长篇纪实小说

黎明前的较量

张轼军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黎明前的较量

张弢军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南昌市新魏路)

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11.875 插页0 字数28万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6,100

ISBN 7-210-00388-6/I·167

定价: 4.20元

第一章

瀑花溅浪的天池，冲开小兴安岭的狭窄谷道，蜿蜒东下，一泻千里。

在北大荒的“三块石、满天星”，同伏在水底的重礁叠嶂相撞，化作湍洞的浅流，吞众水，淹沙丘，在古城三姓与牡丹江、倭肯河汇合，忽而形成碧绿、乳白、纯青色的三股水系，忽而又翠乳交融，汇聚成碧波粼粼的松花江。

大江的下游，有座重镇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日寇入侵东北，它便成为日本人北与苏联抗衡的谍报中心，南为关东军提供军粮的稻米集散地。

这就是一向被日寇夸耀为“北边镇护固若金汤”的“大大的佳木斯”。经过十四年日本侵略军的掠夺和压榨，它已象一条久困在泥沙中的游龙，为暴日蒸腾得奄奄一息了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。中伏天，一片云彩一阵雨。从立秋这天起，三天一大下，两天一小下。混沌沌、雾蒙蒙的阴雨天，一连半个月不开晴。整日里，昏天暗地、日月无光。一些上了年

纪的人，明着讲是犯了“甲子”，说是：不下七七四十九天，不能开晴；可私下里却议论说：这天连水、水连天的，八成要给鬼子送葬！因为，十四年前日寇侵入东三省那年，就是冒着涝套大雨进来的，论理，他们还应该顶着涝套大雨滚出去。

一些以诙谐喻真情的人则说：这叫日本人吃高粱米——没法子！

这倒不是胡乱的猜测，人们注意到：这些天，建筑在杏林河边的“日本神社”，原来门前那两名耀武扬威的警官，不再吹胡子瞪眼睛地吆三喝四，强迫过往行人给“天照大神”施九十度的大礼了；学生们每天课前例行的“朝会”，已有好多天不举行“东京遥拜”，朗读“国民训”了。其实，这座边陲重镇，正处在一场风雨飘摇的黎明前的黑暗之中。

在闹市北边、依松花江南岸聚居的一片贫民窟的地窖子里，要属扛脚行的老码头工人千斤顶耳朵最灵、眼睛最尖、观察最敏感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这些天，连睡觉都睁着眼睛，一观井（作梦），不是小鬼子滚蛋了，就是满洲国倒台了……。白日里，总是高高兴兴、趑趄摸摸地想喝二两。

这不，一会儿对老伴说：今儿格我亲实眼见“江上军”在水上演习乱了营，撞沉了一艇“炮划子”（水上快艇），得来二两；一转身又说：有个好消息，港上的日本稽查都滚蛋了，又得来二两；下半晌一进院就用他那喇叭筒子的大嗓门嚷嚷：码头脚行提前关了两月饷，还得来二两。他老伴——钱嫂弄得哭笑不得，一赌气把卖大碗茶赚来的一把硬币，全买了高粱烧。

“给你，什么二两、三两的，别新媳妇放屁——零揪啦，跟酒对命去吧！”

老伴把酒瓶子往沿上一墩，一顿“机关炮”，把千斤顶那

支单打一的“铁公鸡”给造卡壳了。他象受到斥责的孩子，蹲在小万字炕上，一声不吭地抚摸着长满老茧的大手，望着阴风怒号、浊浪排空的松花江面，默声不响。

钱嫂一见，心里虽有些寒酸，又有点过意不去了。我今天是怎么啦？莫非真应验那“八字”造就——四十七、八，日子抓瞎了！她正想刨根问底，弄个究竟，小马架子忽喇喇地拥进一群人来。

为首的赵井田，人称“赵有招”。从前在码头上看过堆儿，如今又到“满林木材厂”当上拉杆的。

“老哥，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几千年，咋还在家里猫着？”赵井田没等拉开房门，站在院里就喊上了。

屋里虽然没搭腔，大伙却一个个地挤进了小马架子。人们把肩上遮风挡雨当披肩布的麻袋片子朝地上一摔，将小炕坐了个严实合缝。

赵井田一瞧炕上那瓶酒，伸手抄过来就要搁两口。千斤顶伸出大手一把按住说：“别价，先学学又听到什么好消息啦！”于是，众人绘声绘色、七嘴八舌地讲了起来：

“听说老奸巨滑的曲子明换上装束了，协和服换成大长衫，硬盖帽换成白瓜皮了……！”

“昨晚，‘小原大柜’哭丧着脸说：完啦！完啦！统统的完啦！”

“下半晌，又开走一火车日本娘们，孩子哭、老婆叫的，看样子鬼子要完蛋了！”

最后，赵井田打了个劈天盖地的手势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就叫日本船——念个丸（完）！”

半天没吭声的千斤顶，听着，听着，咧开大嘴哈哈大笑起来。刚刚收起笑声，他又瓮声瓮气地说：“敢情！这回咱卖苦

大力的‘老博待’要熬出头喽！我颇算着，满洲国是完了，你们说，亡国奴这张皮咱咋个扒法？”

这句话，象晴天里一声炸雷，震击得小马架子三摇七晃。大家伙两眼直勾勾地你瞅瞅我，我看看你。没等大家说话，千斤顶就嚯地站起，头顶梁柁，脚踩屋地，大手一挥说：“到那一天，日本鬼子他人可以滚，可东西、物件必须留下！那‘登喜和’、‘高冈号’、‘三岛洋行’，还有‘银座通’的日本街什么的，各处都得派人把守，不能让他东洋鬼子带走咱中国人的一针一线！”他落地有声的话语，把窗棂上的破纸震得嗡嗡山响。钱嫂急忙制止说：“老鬼头，你小点声，不要脑袋啦？”

“怕啥？咋的？这时候谁若再敢跟日本人虎洋情形，我叫他跟龙王爷亲嘴去！”

说着，千斤顶操过酒瓶子，瞧了钱嫂一眼说：“来！咱哥几个‘干掉’它！”钱嫂忙端上一碟咸菜，掐来一把大葱，给大家当酒肴。人们轮流着和酒瓶子亲嘴，海阔天空地东一句、西一句闲聊，把这十四年憋在心里的那股污秽闷气喷个痛快。

江上云遮雾障，岸边炊烟缭绕，大家喝到日暮昏黑，报纸卷烟叶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。突然，钱嫂叫给她让出个地方，说要取件东西给大伙瞧瞧。只见她一个箭步蹬上炕沿，伸手从房扒檩条的夹缝里，摸出一个小布包，里边左三层、右三层地包了一副玳瑁框的近视镜子，镜架早已退了光泽，镜片灰淘淘地敷着一层污垢，明眼人一看便认出这副镜子至少放了七八年了。

一副近视镜，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的，可这种与这群“老博待”（苦力工人）格格不入的物件，却引起了大家的好奇。这时，千斤顶一把夺了过去，忙问：“这可真邪性，谁的呢？”说着，他小心地举到眼皮底下仔仔细细的看了看，只见镜腿上

还隐隐约约的有一行蝇头小楷。千斤顶忙递给朱二庆说：“你这上过洋学堂的，给叨咕叨咕，那上边写的都是些啥？”

朱二庆，大名朱庆华，只因在脚行里他是年岁最小的一个，人们不称呼他大名大号，都习惯直呼他小名。别看他只念过两年国民小学，在这群“老博待”堆里，却算个“圣人”。

朱二庆接过眼镜，顺过来，倒过去，左端详，右琢磨，嘴里还不住地叨咕，“真画魂儿啊（奇怪），啥意思呢？”急得千斤顶忙问：“你刹格楞的（快点），认几个算几个，别一味画魂儿啦！”

朱二庆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念可以，可让我开讲，那是拿鸭子上架……！”

大家伙急得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瞎！麻溜的吧（快点）！”

“名不落孙山。”朱二庆仗着胆子念出了这五个字，大家听了却谁也不明白。几个人，大眼瞪小眼地默然寻思着。这时，赵井田忙问起钱嫂：“这眼镜你从哪捡来的？”钱嫂一看，把大伙给“考”住了，只好照本实发。

那是八年前——伪康德五年的春天，松花江开航不久，头帮船刚驶下来。一天傍晚，钱嫂到码头上送完饭，回家时，千斤顶让她把一只装火柴的大空箱子扛回去，说能当个大板柜用。钱嫂扛起空箱子，刚走到上坎的大木垛边上，就听北市场那边接连响了几枪，接着传来几声呼喊：“抓住他，抓住他！别让那抗联的‘红胡子’跑了！”

这时只见从北市场的人流中，窜出一个人来。这人，青布褂，光头顶，帽子攥在手里，鼻上架副镜子，跑起来光亮闪闪。他猫腰跨步，象一匹挣脱缰绳的野马，拼命朝江边奔来。此刻，三个穷追不舍的警察狗子，离大木垛不足百米。前有激

浪滔滔的江水，后有阵阵鸣枪、步步紧逼的追兵。正在无计可施之际，钱嫂急中生智，用手一指大火柴箱说：“快钻进去！”于是，年轻人将身子一缩，忙钻进那空洞的木箱。钱嫂故意露着半个箱盖，来个骑马蹲裆式，把木箱扛在肩上，顺手拾起一块垫楞的石头，“噗通”一声投向江中，激起一连串串涟漪。

钱嫂扛起这百十斤重的火柴箱，刚刚拐过木垛的一侧，三个警察狗子已气喘吁吁的迎面扑来。跑在前边的，正是外号人称“刘大横”的特务警尉刘佐兰。钱嫂一见这条欺软怕硬的骚狗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于是，她把胸脯往起一腆，扬起那雄鸡般的脖子，故意装做漫不经心、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朝着追兵走去。

刘佐兰一见是她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只见他用手捂住前胸，生怕有什么东西从嘴里蹦出来，便结结巴巴的问道：“看，看见有人跑过来吗……？”那声音，大有“我求求你”的意思。钱嫂故意横着去路，迎上前去，眼皮一撩，鄙视地朝木垛那边看上一眼说：“哼！长眼睛不好自己看去……！”说完，仍旧向前走。这时，只见配有光板一个花的警士朝江边喊了一声：“看，在那儿，还冒泡呢。”说着，操起王八盒子就要开枪。刘大横急忙一把拦住，递了个眼色，轻声说：“你俩守在这儿，我盯上那‘母夜叉’。”说着就朝钱嫂回家的方向蹑手蹑脚地跟了下去。刘佐兰的腿是跟着走了，可心里直犯嘀咕：这风船牌的火柴箱子虽说有一米见方，可那里头能躲住个大活人吗？再说，若里边猫个百十斤的人，这娘们家家的能扛得动么？喊住她搜吧，这“母夜叉”挺难斗的，说不定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腔骚！想到这，刘佐兰情不自禁地摸了摸下巴颏，仿佛被打掉的那颗下牙，还在隐隐作痛，心房又嘭嘭地跳出声来。

若说钱嫂哪来的这股威力，还得从头说起。那是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刚刚十五岁的丁淑贞家里就上了媒人，小伙子在码头脚行上“抗大个”，比她大六岁，姓张行三，人称“铁孩子”。为了了解这个人，她开始到江边洗衣服，哪里人多朝哪去，从人们的呼名道姓中，她认出了“铁孩子”：论个头，有个壮实劲儿；看身材，有个结实劲儿。袒露个胸脯一身腱子肉，大绿扛麻袋装上粮食，搭立肩一边一个扛起来就走人。

“铁孩子”这名号虽然响亮，但只有比他年纪大的人叫，几个小哥们则一口一个“铁哥、铁哥”的。结婚以后，两人互相体贴、知疼知热，丈夫到码头上干活，她一会儿送茶，一会儿送饭，有时还顺便跟人家忙活忙活。什么搭肩、接肩、看垛、收牌，都能凑把手；拎、抬、担、扛，她学得样样都会。久而久之，钱嫂练就了一身虎力气，加上她那顶门杠式的块头，身大力不亏，虎实地往那一站，吓也把你吓个跟斗。

伪满“国事调查”那年，她花了二元伪币请人给自家起了个名字，叫丁淑贞。可那是户口簿上的事，人们把“铁孩子”改称了“千斤顶”，她也就成了“千嫂”，后又改称“钱嫂”了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，港上的码头工人归了“脚行组合”，钱嫂便在码头上摆了个茶摊，专门卖糊米水——胀肚黄。

有一天，刚调到船站派出所当所长的刘佐兰，也没访听访听，就在钱嫂身上打起了主意。一个阴雨天的下午，刘佐兰刚灌完两瓶麒麟啤酒，就装作醉醺醺的样子走进茶棚，脚没站稳，就在钱嫂脸蛋上掐了一把，说声“来碗开心茶！”她脸一变、心一横，抡起大掌，就给他一嘴巴，打得刘佐兰差点晕了过去。顿时，他恼羞成怒，唰地一声洋刀出鞘，用力举手过顶，就要

劈将下来。突然，千斤顶一伙码头工人闯了进来，一个个横眉竖目、怒不可遏地盯得刘佐兰毛骨悚然。他只好借着酒劲、收起洋刀，灰溜溜地滚出茶棚，耳边还回响着钱嫂的骂声：“再跟老娘发洋贱，让你满地找牙！”从那以后，刘佐兰见茶棚就绕着走。这件事在码头上传得神乎其神。不久，刘佐兰被调到了柳树岛，回了老家。虽然他乘摆渡江南、江北的经常出入码头，可一瞅见茶棚，就情不自禁地摸摸腮帮子；看见钱嫂，脸就火辣辣地难受；只要见人们耳语，他不问青红皂白，就两眼一瞪骂声“八嘎牙路”（混蛋），久而久之，“刘大横”——那种穷横劲儿，在老百姓中出了名了。

这次，刘佐兰也是迫不得已，壮着胆子跟下来的。走了一段路，忽然觉得不对，若真的抗联这小子跳了江，从水路逃走，我可就交不上差了。想到这，他回转身，撒腿就朝江边跑去。

这边，钱嫂虽然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，却仍装做慢悠悠的样子往前走着。她想：就是座大山，我也得把它扛到家里，岂能输在你刘特务名下！钱嫂此刻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全神贯注地听着后边的脚步声。可她听着听着，后边没动静了。突然，从江边木垛那边传来“叭叭”一阵枪声。钱嫂赶紧往前走。一迈进自家小院，她就揭开盖子急促地说：“小伙子，赶快走，快，快！”年轻人钻了出来，只说声“谢谢大嫂！”转身便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
钱嫂累得双肩麻木，腰酸腿疼。此刻她舒了口气，再搬起大木箱，竟觉得有千斤之重。忽听里边有响动，用手一摸，原来是副眼镜。便顺手撕块破布，包裹起来塞进房扒橐里了。这件事，她怕千斤顶酒后失言，走漏风声，便一直守口如瓶，从未讲过。

大家听完了故事，瞅着眼镜上刻的“名不落孙山”发愣。这伙人，“领头千斤顶，出谋赵井田”。老赵思忖半晌开口道：“拆不开七中意，卸不开九连环哪，在那年头，敢摸阎王鼻子的除了抗联，谁有那么大的胆量！”朱二庆一听有门，忙接过来说：“真咋的？若这么说咱也成立个抗联，造它个一溜胡同！”千斤顶大嘴一咧又笑了：“你别胡嘞嘞了，日本人一晓岗，你抗谁去？”

“干抗联，抗联是穷党，叫共产党。不如咱成立个‘共产党’，将来有比咱道行大的，咱再归顺人家。”赵井田话音刚落，唰的一下电灯亮了。这时，人们才意识到已到傍晚了。千斤顶跳下地来，操起“蘑菇头”杠子，说了声“走！上日本街瞧瞧去！”几个人一窝蜂地奔出小院，消失在昏暗之中。

第二章

日伪一再宣扬的“大大的佳木斯”，其实是祖国东北角上一座不足五万人的江城，原名“东兴镇”。它偎在松花江下游南岸的一片丘陵岗地上，象一叶抛锚的扁舟，停靠在滔滔江流的岸边。这里有大量的煤田，资源丰富，所以成为日寇“大东亚圣战”的战略基地。

一九三二年五月，日寇入侵这江城小镇后，便大兴土木，开辟街道，建筑楼房，按照东洋人的城市规划，拉出一条东西十里、南北四里的街基。往南，为关东军提供全部军粮——稻米；朝北，同苏联的边城伯力抗衡。东、南、北三面架设桥梁，修筑铁路。这里驻扎着日寇的一支精锐部队和满军的主力旅团，为此，日伪不断夸耀其为“北边镇护固若金汤”，只要保住佳木斯，就等于威震了北满。

几天来，佳木斯笼罩在阴雨霏霏之中，人们不顾一切地捕捉一个又一个牵动心弦、震撼人心的信息——

傍晚时分，一队蔫头巴脑的日本兵，步伐七零八落地朝市

外开拔；第七军管区的门口，虽然还有两名伪兵站岗，可里边静悄悄的空旷无人，迹象表明伪军司令官早已穿了兔子鞋，冷锅贴饼子——溜了。上午，一些小官吏们，都汇聚在伪市公署大院，领了两个月的薪饷。伪市长段宝堃当众宣布：“非常时期，暂时回家待避，何时上班，召之再来！”学生们刚刚放完暑假，又得回家自习……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大家看在眼里，记在心头。

“事变变了！马上就要事变！”

消息不翼而飞，彼此耳语相告。人们注视着局势的发展。

“开了隔山照，赶快睡大觉”——它已经成为佳木斯市的老百姓多年来的无声禁令。谁愿在这防空戒严时刻，听那些捅洋屁股的“勤劳奉仕”棒子队的喝令、盘查？可今晚的老百姓竟象正月十五看花灯一样，聚拢在街头巷尾，仰望着不停变换方位的高大光柱，悄悄地交流着对当今时局的看法：这叫小猫没眼睛——瞎虎！

就在全市灯火管制之际，突然，座落在伪三江省公署对面的日本人聚居的繁华闹市“银座通”，却是华灯初上，耀眼通明。天上防空，地上开灯，这要的叫啥把戏，莫不是日本人还有什么新招术？大家议论来、议论去，最后断定：这就叫回光返照！

其实，从八月十日晚上，日军一九四旅团开始转移，驻守城防的伪二十八团在翌日凌晨就哗变了。佳木斯别看它号称“军事重镇”，目前的兵力却微弱得可怜：分布在三江平原一带的驻防伪军，也只有原第七军管区司令官少将吕衡的一个旅，日军号称的一个旅团，七拼八凑也不足三千人。一九四一年以来，所谓的“固若金汤”，全凭着《日苏互不侵犯条约》的支撑。所以，八月九日苏联对日一宣战，~~形成对日中苏夹击~~，

铁壁合围的战局，迫使日本关东军马上原形毕露，首尾不能相顾了。

驻守市内城防的日寇户田部队长一边连连下令：“境内满军，必须敢死固守，宁肯玉碎，绝不瓦全……！”一边勒令三江境内的所有日本开拓团，火速向佳木斯集结，向南满转移，妄图从旅顺口龟缩回日本的本土九州。武力一撤，政权就垮；驻守在同江边境头道防线的伪骑兵第十团，掉转枪口打死了队里的日本军官渡边少佐等十七人，拉荒从山道绕过勃利县的九龙沟，朝山城刁翎方向奔去；富锦、宝清等地的伪军，已纷纷潜逃，佳木斯正在上演一出“空城计”。它之所以还没有完全乱起来，是主角早已在“城楼”粉墨登场，粉饰一场乱世升平的和平景象，以争得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，完成一桩特殊使命。这个使命的执行者，就是“佳木斯关东军陆军特务机关”刚刚上任的机关长岛村大佐。

提起岛村幸善，就是经常出入官场的伪军、警、宪、特，也不太熟悉他。若说起佳木斯道德会的博井理事，可以说是名扬显赫、无人不知。这个神通广大、潜伏很深，会“七十二变”的“中国通”，早在张学良易帜之前，就在东北军里当了一名“幕僚”。那时，他名叫武田俊义，是个工程兵的顾问，颇受张大帅的赏识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岛村为了避嫌，一度销声匿迹，后来又以实业家的面目出现，打着“治国安邦，复兴满蒙”的旗号，在东北经营筑路公司。不过他此刻的职务是董事长，名字又改称为博井进男。平时，总是穿件长袍短褂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。人们说他是“菩萨念珠不离手，阿里嘎斗不离口”的一个“东洋善人”。在他经手修筑的一条南起旅顺口，北到佳木斯的两千多公里长的“警备道”上，每修完一个地

段，都要在村头、要道明显的建筑物上，刷上“仁丹”、“中将汤”、“大学眼药”等商标，以标志这段路面能经受抗压力的大小，为日本关东军各种入侵的车辆，长驱北上，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。

当时，这入侵的“路标”虽然画了出来，但除了日本关东军，谁也看不懂。这位博井进男也真能收买人心，在长春修摩电道铺路轨时，他宁肯让电车直楞楞地拐个四十五度角的胳膊肘弯，也不许筑路工人扒“孝子坟”。这件事，一时轰动了“大满洲帝国”，赢得了许多善男信女们的信赖，博井进男从此也就一举“名扬天下”！

一九三六年秋，警备道修到伪三江省境内时，在方正县大罗勒密一带山区，遇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多次袭击和不停的骚扰。干了整一年，没拉开五十华里山道。于是，博井进男上书关东军，派来了日本守备队做“保护力”，采取武力推进，步步为营。一天，在草皮沟工地附近，抓来两个“红枪会”的首领：一个自报高道长，绰号“高吵吵”，是个三十多岁的车轴汉子；一个年仅十七岁，岁数不大，道行也不小，报字“草上飞”，是道长的高徒。日寇小队长要把这两人交给武士们，作个活靶子，博井却说：“不，不，应该让满洲的百姓们看看，刀枪不入，是真是假！”

日寇小队长依计而行，便在大罗勒密一带山乡贴出告示，命令各村屯的隅长、百家长、十户头，挨家挨户的传达，派人来实地观察红枪会的“刀枪不入”。

高道长一听要被当众枪毙，早吓得魂不附体，一连几天，茶不思、饭不想地一筹莫展，昏昏沉沉。“草上飞”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生荒子，心想，咱只要喝上符，刀扎不进，枪打不透，当众显示显示本领，倒也是个出头露面的好机会。高道

长一见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都死到临头，还继续蒙骗这孩子么？他琢磨半天，才闪烁其词地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咱爷们儿练的是中国道行，人家用的是东洋法术。咱的黄胡二仙，怕敌不过人家‘天照大神’哪……！”

“师傅，这没啥。咱就是敌不过他，挡不了我再过十七年还是这么大！”

“草上飞”那种满不在乎的架势，可以说是，瞎子上绞架——死到临头还目空一切。

这个“草上飞”，本名叫邬捷飞，是榆树县新立屯人。幼年在本地读了几年私塾，还上了一年洋学堂。因为他从小就偏爱武侠小说，朝朝暮暮地总想求名师、访高友，自己也好成为一个侠客、剑客。于是，他便按照“大八义”、“小五义”，什么“雍正剑侠图”里编写的各种武把操，自己胡乱地瞎比划。为此，在同学面前夸下海口：“不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，妄世为人！”

十四岁这年，邬捷飞停了学，竟跟随一个游方的保镖，绰号“云中燕”的高吵吵，到方正地界一个叫做户梯岭的山崖上，开地种田，习武学艺。当时，抗联四军也驻扎在户梯岭附近，军长李延禄几次动员他们参加抗日队伍，都被高吵吵以“练就自身本领，再去报效国家”为借口，加以拒绝了。

一九三五年冬天，山乡一带村屯农户，相继成立起以护林、护土为宗旨的“红枪会”，用大刀、扎枪当武器，敌御日寇。大罗勒密村便将他师徒二人恭请下山，推为首领。邬捷飞苦练三年，也算有个半仙之体了，师傅当众送他个绰号“草上飞”。谁知，他翅膀还没有张开，就被日本守备队给活活地逮住了。

召开处决大会这天，天一亮，就警笛急鸣。荷枪实弹的鬼